



## 小城故事多

【明慧网】河北蠡县有很多被人传诵的故事，这些佳话都得益于法轮佛法的洪传，蠡县人愿与所有善良人分享。

### \* 残疾人郑荣昌获得健康

郑荣昌，男，五十六岁，河北省蠡县城关镇王庄村人，曾患有严重眼病，做过两次手术都没治好，看物体模糊、怕强光刺激；还患有肛瘘、尿路感染、慢性坐骨疮、慢性骨髓炎后遗症，左腿有残疾，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妻子是精神不健全的人，女儿还小，家里、地里等一切事务都由他一人承担。全家人都倍感人生的苦涩和艰辛。

一九九八年郑荣昌炼法轮功后，身上的所有疾病不翼而飞，浑身有劲，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干什么活都不感到吃力，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活力。不仅如此，因为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改以前嫌弃妻子的心态，不再打骂妻子，而是理解她、忍让她，一家人的生活都和谐了。

### \* 赵雁来浪子回头

赵雁来原系蠡县水泥厂职工，曾患有严重肝炎、胃炎、神经衰弱等疾病，吃药不断，还成天喝酒。赵雁来喝了酒就爱闹事，他曾指着他单位领导的鼻子大骂一顿；曾打伤顾客和本厂职工家属，在家里也经常打骂妻子，夫妻关系很紧张。

一九九五年赵雁来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不仅他身体没病了，烟酒全戒了，也不赌博、不打人骂人了，夫妻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有一天，赵雁来把原来从厂里拿回家的东西拉了一小车给水泥厂送回去，说：“这是我以前拿的，现在我炼法轮功了，师父教我做好人，我又送回来了。”在场的人都伸出大拇指：“炼法轮功真好，雁来浪子回头啊！”

遗憾的是，这个回头的浪子却在几年后因修炼真善忍而屡遭迫害，周围人无不感叹：法轮功把浪子变成了好人，共产党却要让他变回以前的样子，真是天理不容。

### \* 村长的福报

法轮功被迫害后，有一次，蠡县某村所有大法弟子都被绑架到新兴镇政府。该村村长打电话把法轮功学员都要回来了。一个大法弟子告诉村长说：

“你的脚能好，你为大法说公道话了。”该村患患脉管炎几年了，脚趾头已经截去一节，正面临截肢的危险。自从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大法弟子说了公道话后，没出一个月，他穿上了皮鞋。他已经几年没穿皮鞋了。他对着大法弟子一竖大拇指，跺着脚说：“嫂子，好了！”◇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 明慧週報

● 本溪版 ● 第72期 2007年4月5日



## 中华神传文化震撼日本扶桑

【明慧网】尽管新年已过，但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仍在继续，在完成美欧地区的四十三场巡回演出后，零七年三月十四日，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新年晚会，再次撼动以保守、淡漠而著称的日本人，日本观众数度落泪、数度鞠躬。

东京大宫声乐城大剧场两场晚会吸引了四千多名观众，来自日本政界、学术、艺术等各界的人士，东京都议会议员等到场观看了演出。包括时事通信社、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在内的十数家媒体到场报导。

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的旅日华侨林先生说：“观看了上半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深深的被感动，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是舞蹈，从服装、舞姿到演员，都如此的精美，我周围坐的日本人都在惊叹。此次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真的为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众议院议员市村浩一郎说：“所有的节目都非常精彩。舞蹈尤其漂亮。特别是那些各种各样的民族舞蹈，实在让我大开眼界。色彩的运用、舞姿等等，就象主持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希望这样的演出，明年一定要再来日本。”

注：新唐人晚会以表现中国神传文化为主，主要演员和工作人员均为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至今已举办四届。二零零七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在世界的三十个主要城市巡回演出，预计在世界各地将吸引十多万现场观众。◇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 本溪市劳教所精神肉体迫害大法学员的手段

自 99 年 7.20 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本溪劳教所（又称本溪威宁劳教所）对三百多名大法学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本溪劳教所还研究了一套集邪恶狠毒、残忍的迫害大法学员的手段。本人只了解的本溪劳教所迫害大法学员的事实极少一部份，本文所揭露的也只是零五至零六年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部份迫害事例。

## 一. 包夹、围攻、羞辱

被绑架到此的学员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排 2 名犹太包夹监视大法学员的一举一动。包括上厕所、吃饭都不离开，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有时到晚上 11—12 点甚至整夜不让睡觉（除吃饭上厕所外）。就是让学员坐在小板凳上，听它的攻击大法、辱骂师父、谩骂学员、宣扬共产党邪恶理论。对于坚定的学员他们有时找来五、六个，七、八个恶警恶人对其围攻、辱骂、羞辱、甚至戏耍。

李光文，男，四十岁，是至今未婚的大学毕业生，被一个本溪市长期邪悟的女人辱骂、羞辱后，此女人搬个小凳坐在李光文对面，用前额抵住李光文的前额，搂住他的脖子说：“我看看你的性欲之心强不强。”

原本溪辅导站站长姜虎苏长期被两个犹太包夹看管，不让接触任何其他学员，即使上厕所看到其他学员也不允许说话，否则便对其处罚、送小号、加期、他为了坚定大法、不配合邪恶曾多次被送“小号”迫害，后被隔离调到普犯大队进行迫害。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劳教所。

孙铁春耳朵有些聋、手被抻残不敢动，也经常被打作迫害取笑的借口，他不配合这种邪恶至极的变态洗脑。截止 2006 年上半年，在他被迫害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竟 11 次被送“小号”（恶警副主任郭铁鹰所讲）。而小号的迫害程度更甚，冬季不让穿厚衣服，又没有被褥，狱警和孙铁春曾有这样的对话，半夜狱警问：“你怎么不睡觉？”答：“太冷睡不着。”

除此之外每周还要上三、四天洗脑课，由恶警讲攻击大法或用邪党政治洗脑，每个学员必须参加，如有不配合听其放毒的学员又恶警或犹太把学员强行按在凳子上也要听其放毒和谩骂。据我知道还不止上述几名学员。被绑架到此的学员几乎都受到了这种邪恶至极的洗脑灌输。这就是它们所说的“教育”。

## 二. 利用亲情 扼杀人性

就是在邪恶的围攻、谩骂、侮辱、攻击大法、灌输邪党歪理邪说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采取的把学员亲人骗到劳教所，以亲情来动摇学员坚修大法信念的办法。他（她）们或者是学员的妻子、儿女、父

母、兄弟、姐妹，被骗到劳教所后哭哭啼啼：“你现在也不管我了”“你连孩子、老人都不管了”等等。或者是单位领导、亲朋好友。“你连家都不要了，跑这自己修炼来了，多自私呀。”

是啊！想想是谁破坏了这无数的家庭？使一个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正是共产邪党无法无天的随便绑架这些信仰“真、善、忍”的无辜好人而造成的吗？

## 三. 暴力迫害

再看看它们是怎样“挽救”学员的，其实所谓的挽救才真正是这个黑窝对大法学员身体残酷迫害的手段和借口。对于谎言“教育”和“感化”都不能达到它们让学员放弃对大法的信念时，就撕下了伪善外表，采取了那种极尽邪恶，又不用恶人恶警费力，对外又能极力掩盖的“挽救”办法上死人床，也叫抻床，将两张单人铁床并上，将学员按在两床中间的角铁上，四肢分别用手铐（后改用绳子，因抻学员王雪飞时手铐勒进了肉里造成外伤怕给它们造成影响）。铐（绑）在床的四个角上，拉紧，对坚定的学员过一段时间拉紧一次，就是将两张单人床分别向两边拉开，中间床缝用砖挤上，每挤一次砖对人体伤害都是极大的，此刑过去叫“五马分尸”，古代叫“车裂”。

对学员施暴的恶警是管理科副科长董波、“法制教育中心”郑凯、劳教所的主谋主管陈中为（政委现已被调往西湖监狱）、“法制教育中心”主任刘绍实、副主任郑涛、郭铁鹰。而刘绍实又是军医出身，对大法学员迫害到什么程度不会出危险都由它把关，比如对绝食抗议的学员不采取任何行动，“饿着他”四天后灌一次食，对学员迫害到什么程度不会出危险等。

更残忍的是学员一旦被施暴上刑后，就不再松绑，包括大小便、灌食等。被上此刑的学员有闫柏（音），被上刑 20 天，焦芳 7 天，王金海 18 天，王雪飞约 10 天。孙铁春曾三次被施暴上抻床，每次都是十五、六天，2004 年 9 月，2006 年 6 月、7 月各一次，其中一次给他灌了不知名的药，灌下去就迷糊，神志不清，手被抻残。李庆环约被上刑 7 天，贾精文 13 天，王井万约 10 天，赵伟约 13 天。李光文 20 多天，被抻昏迷，恶人把他放下来后在他不能动的情况下，还残忍的施暴，猛烈的踢打他，直至他承受不住，迫害后被送走，下落不明。姜虎芳、梁运成、张树鹏三人的上刑时间不详，刘成果因绝食抗议被绑在单人床上三、四天。而恶警对张树鹏更是加紧了迫害，将他的妻子骗到劳教所挑唆与其离了婚，对外却声称因张树鹏不“转化”才造成了其妻与其离婚的。（以上所讲只是本人所知道的 2005—2006 一年多的时间里邪恶对大法学员迫害的点滴）